



轉送一份禮物

文／陳盈羽 花蓮慈濟醫院社工師

醫院是治病的地方，常以「疾病」、「缺陷」的觀點將不足的地方加以治療，然而在社會工作的訓練裡，我們社工人員有時看見的是病人與家屬的「有」和「能力」。

有一位五十一歲的高大哥，平時到處從事雜工，因唾液腺結石入院治療，診斷罹患下咽癌後，一系列的療程安排——腫瘤切除、化學治療、放射線治療，讓他不得不停下工作，生活頓失經濟來源。高大哥如同一般頭頸部癌症的病人一樣，對於護理師轉介社會服務室協助，已經覺得很不好意思，要述說生活上面臨的問題更是為難。會談中，家庭資訊拼拼湊湊並不齊全，一部分原因是高大哥不習慣表達，另一部分原因，我想是他想保留一分尊嚴。我深深相信，要踏入社會服務室的大門求助，其實是需要勇氣的，尤其是像高大哥這樣正值中壯年期，要開口求助於社會資源，他覺得非常難為情！

雖無法完整地了解他的家庭狀況，但確切知道的，是高大哥的家庭支持系統不佳，為了就醫方便，借住在市



攝影／林永森

區的哥哥家，但也因為相處時間多而造成摩擦變多，於是就過著同屋簷但各自生活的日子，更別說治療期間請哥哥來院照顧和陪伴了。住院期間，由社服室協助術後的照護服務員費用，並轉介給慈濟基金會、全聯基金會等相關急難救助資源，協助在這漫漫治療期間所需的生活開銷。雖然高大哥並非顏面損傷患者，但考量其因吞嚥困難多以牛奶為主食，所以特地轉介陽光基金會，以協助心理陪伴和營養品補助。

高大哥平時酷酷的、話不多，住院期間偶爾靜靜地透過原子筆抒發心情。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接觸，彼此互動多

了，某天高大哥走進了我的辦公室，拿出一張山明水秀的畫作要送給我，並搭著酷酷的臉部表情說：「我也有送給病房護理師。」要我收下來。

我從他的畫裡，可以感受到一種療癒的感覺，也感受到他的「人生主導權」慢慢回復。這對生病的人來說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表示對自己的狀態有能力也有意願去面對。

在化學治療結束後，高大哥出院返家，後續往返醫院進行放射線治療，在家中間不下來的他，偶爾用哥哥工

作剩下的木材廢料從事雕刻及製作木工小物販賣。高大哥很有成就感地拿出作品與我們分享，看見他的好手藝，師姑鼓勵他繼續製作，有產出就幫忙他找人結緣購買收藏。在放射線療程結束後，高大哥身體狀況好多了，但體力仍不足以從事先前的粗重工作，所以便持續雕刻木頭章以賺取生活費。

在我持續服務高大哥一年半後，他的癌細胞轉移到肺部，病況急轉直下，由於高大哥和哥哥關係鬧僵，只剩在板橋的妹妹作為醫療聯絡人。透過妹妹的幫忙，我們找到高大哥之前和女友所生的女兒，雖然沒有進行生父認領程序，在法律上並無任何關係，但女兒願意出面，在人生最後一段路送高大哥一程。

治喪期間，高大哥的女兒來到社服室幫爸爸處理一些行政手續時，我簡單的跟她說起與高大哥的相處過程，她聽到爸爸有好手藝時感到很驚訝，我便拿出收藏的山水畫及兩顆木頭章給她看，並且交還給她。她說：「跟爸爸之間沒有太多的相處，對爸爸也沒什麼印象，但謝謝慈濟醫院團隊一路走來這麼幫忙爸爸，還讓我帶走屬於爸爸的記憶，真的很感謝。」我也很高興，能幫助這個女兒，讓她心中的爸爸再也不是一片空白。

看著眼前年齡和我差不多的女子，竟是如此堅強，鼻頭也是一陣酸楚，但我知道，這些來自她爸爸的禮物，對她而言意義深遠。🌱



陳盈羽將高大哥送她的畫作與木頭章送回給他的女兒，當成爸爸給女兒最後的禮物。攝影／陳盈羽